

俠隱記心編

中學國文補充讀本

第一集

俠隱記正編

第四冊

大仲馬 著
伍光建 譯
沈鴻德 註

主編者

王雲五 丁巖音 張寄軸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
(82701-3)

中學國文補充
讀本第一集
俠隱記正編四冊

The Three Musketeers

每部實價國幣壹元肆角肆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

Alexandre Dumas
le Père

譯述者

伍光建
沈鴻鵠
丁德普
王穀五
張雲岫

主編者

王雲五

發行人

上海河南路五

印刷所

上海河南路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書館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第四十九回 密李狄

再說密李狄在船面上走來走去，同一個籠裏的獅子一樣，在那裏生氣；她因爲達特安羞辱了她，阿托士嚇她，她現在離開法國，一點仇也沒報，心裏很不高興。有一會，她想先回到法國去。船主要趕快到英國，本不肯回頭，但是主教分付過，叫他好好的待密李狄，他只好答應送她到法國某海口；不料那裏風浪太大，不好走，開了船九天，纔遠遠看見法國某處海岸。密李狄想想，就是登了岸，還有四天纔見得着主教，算是白糟踢了十三天，況且主教看見她回來，一定生氣的，只好不登岸了，就向英國走。

到了英國波士木那一天，正是巴蘭舒從波士木動身回法國，那時波士木很熱鬧，有四條新打的兵船，剛下了水。碼頭上有巴金汗公爵站在那裏，穿得很華麗，頭上載了氈帽，插了一條白鳥羽。那日天氣甚好，密李狄站在船面上，看船快進口。正要下錨，來了一條舢板，滿裝了兵，上頭一個兵官，一個副兵官，八個兵。兵官上了船，拿出公文來；船主看了，傳齊船上的人，到了船面。兵官問

了些話；問他這條船是從那裏開的，到過幾處地方，走的是那一條路。問完了，就去查看船上的水手同客人。走到密李狄面前，站了一會，很留心的看，却一句話沒說；回到船主面前，說了幾句話，後來兵官就管駕了這條船，舢板跟着船走。兵官把船駛進去了。

一路走，那兵官一路留心看密李狄。密李狄雖說是很聰明，也看不出兵官的舉動。這位兵官，有二十五歲光景，臉色略青，眼深而藍；看他的嘴臉，像是個主意打得很牢的；頭髮很細，却不甚多。他們進口的時候，天已晚了，天氣潮了，還帶點霧。密李狄在那裏發抖。兵官分付，把密李狄的行李送到舢板上；搬好了，就伸出手來，扶密李狄下舢板。密李狄看他一眼，在那裏遲疑，問道：「你爲什麼加倍的照應我？」兵官道：「我是英國海軍的一個兵官。」密李狄問道：「你們海軍兵官都是這樣照應女客的麼？」兵官道：「太平時候是用不着的；我們爲的是並不是客氣，爲的是小心。凡是外國人來，都要住在另外特別的地方，有人看管着，等到打聽清楚了來蹤去跡，纔許他們走。」密李狄聽了，還不满意，說道：「我並不是個外國人，我是克拉力夫人，你這樣……」兵官道：「這是照例的辦法，免不了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就跟你走。」說完，走下了舢板。兵官把單袍打開了，請密李狄坐，自己坐在她身邊，分付水手搖船；到了，就扶她登岸，有馬車等在那裏。密李狄

問道：「這是我們坐的麼？」兵官說道：「是的。」密李狄問道：「住的地方，離這裏遠麼？」兵官道：「是的，在那一方。」密李狄說：「很好。」就進了車。兵官把行李同她照應好了，也進了車，坐在她身邊，馬車就走了。

密李狄看見這種情形，背靠了車，在那裏尋思；過了一刻鐘，她擡起頭來，看是往那裏去，——不見房子，只看見樹；密李狄發起抖來，問道：「我們離開城市了麼？」兵官不答。密李狄道：「你若是不告訴我我到什麼地方去，我是再不去的了！」兵官還是不答。密李狄道：「這却使不得！」從車窗探出頭來喊道：「救命呀！」原來那是個空曠地方，喊了也沒人聽見。兵官坐在那裏，同石人一樣；密李狄兩隻眼只管看那兵官，兵官一點也不理；密李狄就去開車門，跳出去。兵官道：「你要小心，恐怕要傷了命。」密李狄只好坐下，在那裏生氣。兵官看看她，看見她生氣，臉色都變了，很難看，沒有不生氣的時候那樣美貌了。密李狄也覺得生氣無益，登時就改變過來，問道：「請你告訴我，這樣待我是英國政府的責成，抑或是我落在仇人之手了？」兵官道：「並沒什麼強硬手段，我已經告訴你了，凡到英國的，都要用這種辦法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不曉得我是誰？」兵官道：「我却不曉得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並不仇視我麼？」兵官道：「並沒這個意思。」密李狄聽他說話很鎮

靜的，也放了心。

馬車走了有一點鐘，就停在一個地方；那個地方有很大很厚的鐵門，門裏是一條大道，兩旁有樹，進去是所極大的房子，蓋在山邊的，離海不遠，聽見風水擊石的聲音。馬車進了兩重門，到一個黑暗院子，門開了，兵官先跳下來，扶密李狄下車。密李狄道：「我現在還算是個被禁的人，但是我盼望監禁的日子不長；我自己心裏知道我並沒犯罪，看你待我很有禮，我知道不久就出監的了。」兵官也不答。兵官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銀哨子來，吹了三聲，就有幾個馬夫跑出來，把車卸了；兵官領密李狄進去，走過一道矮門，上了一道石梯，在一個大木門外停住了。兵官取出鑰匙，開了門；密李狄知道是自己住的房子，往裏一看，看見那些椅桌及鋪陳，倒不像是間監房，看到窗子，都是有鐵條攔着的，自然是監房無疑了。密李狄害怕起來，沒了主意，倒在一把椅子上，垂頭喪氣。一會子，進來兩個水手，送行李來，擺在一角，出去了，兵官在那裏看着。密李狄忍不住了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？眼看得見的兇險，或是不幸的事，我都能受；這種光景，我却受不來。我現在在什麼地方，爲什麼安置我在這裏；窗上的鐵條，門上的重門，是什麼意思？倘若我是個監犯，我却要問問我犯了什麼罪？」兵官道：「我奉命去接你，保護你到這個地方，我一一奉命而行，辦得也算盡禮了；我的

公事現在算是完了，餘外的事，是別人管的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個別人是誰？」忽然聽見梯上有人脚步響，有人說話的聲音，再一會，就有人開門進來。兵官見了，伸直腰，行了禮，像是見了上司的樣子，說道：「就是這一位。」這個人站在門口，沒戴帽子，身邊掛了劍，手上拿着手巾；密李狄一看，彷彿是認得的，伸出頭只管看。

那個人走進房來，光照臉上，密李狄嚇了一跳，喊道：「原來是我的夫兄！」威脫伯爵微笑點頭道：「是我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間大房？」威脫道：「是我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間住房？」威脫道：「是你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是你的監犯了。」威脫道：「也可以算得。」密李狄道：「這是無法無天了。」威脫道：「你坐下歇歇，不要說怎樣的話；我們原是親戚，有事慢慢談。」看見兵官還在那裏等，威脫就說道：「費爾頓，你的公事完了，你請歇歇罷。」

●波士木 (Portsmouth)

或譯音爲樸資茅，是英國重要海口，亦爲商業巨鎮；在倫敦南西七十四英里。

第五十回 威脫與密李狄之密談

再說，威脫把門關了，窗子也關了，把椅子挪近密李狄。密李狄一面在那裏想，威脫是個君子，打獵是個好手，也會巴結女人，不過是個很坦白的人，不會想什麼詭計的，為什麼他曉得她來英國，還派人來把她捉了呢？聽阿托士說的話，她知道同主教商量的那一番話，是被人竊聽了，但是不明白消息就洩漏得這樣快？她一面想，一面心裏就害怕從前在英國的詭事，都被人看破了。大約巴金汗公爵曉得金剛鑽是她割去的了，現在要報仇；但是公爵若是曉得她作這件事，不過爲的是吃醋，是斷斷不會這樣收拾她的。想到現在落在夫兄手中，並不落在別的好人手裏，她心中暗喜，就說道：「我們慢慢的談談。」

威脫道：「你從前說過，永遠不再回來英國了，你爲什麼改了主意，又回來？」密李狄不答這個話，先問道：「我要曉得你怎樣曉得我要回來？怎樣曉得我登岸的地方，同登岸的時候？」威脫也不答這句話，先去問她道：「你先要告訴我，爲什麼事回到英國來？」密李狄只要安威脫的心，

却不曉得中了達特安信上的話，就答道：「我回英國來，爲的是要見你。」威脫很犯了疑心的說道：「你來看我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爲什麼我來看你，你倒覺得詫異呢？」威脫道：「你到英國來，就專爲看我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」威脫道：「你過海只爲得是我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專爲你。」威脫道：「我不曉得你如此的留戀我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不是你的至親麼？」威脫道：「你還是我的承家產人。」密李狄雖說是很能鎮靜的，聽了這個話，不免一跳，其時威脫一隻手放在密李狄膀子上，也覺得這一跳。密李狄以爲威脫曉得她謀產的心事，初時以爲是吉第告訴威脫的，後來又疑到是達特安窺破了的。密李狄答道：「我不懂你這句話怎麼講。難道你這句話，內中還有深意麼？」威脫道：「並不是的。你想來見我，我曉得你的意思。恐怕你一個人晚上到了不便，我派一個兵官去接你，我送了我的馬車去接你來。這所大房子，現在改了礮臺，是我管的，我天天來巡查；我就收拾一間，給你住，就常常可以見面談談。有什麼詫異的事情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我最詫異的，是你怎麼知道我來的。」威脫道：「這也並不奇怪。你沒留心麼？你的船快進口的時候，先把船上日記各種，打發小船先送到我這裏來，我是這個海口的鎮守官，我就看見你的名字，我就曉得你冒了風波之險，來見我，我就派舢板去接你。此外的事體，是你都知道的了，我不必再說的了。」密李狄

聽了這番話，知道威脫是騙她的，心裏很着急。

密李狄問道：「我船到的時候，岸上那一位，是巴金汗公爵麼？」威脫道：「是的。我曉得，你看見他，是很關切的；你所從來的地方，那裏的人天天都談他，你的好朋友紅衣主教，很留心公爵的事。」密李狄嚇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主教不是我的好朋友。」威脫道：「他不是你的好朋友麼？我許錯了，你不要怪，往後我們再談他罷。你不是說特爲來看我麼？」密李狄道：「是的。」威脫道：「我總要好好的照應你，我們好在天天可以見面。」密李狄害怕了，問道：「我就永遠住在這裏麼？」威脫道：「你要什麼東西，我分付人去辦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並沒男僕女僕伺候。」威脫道：「你要什麼有什麼；你只要告訴我，你第一個丈夫是怎樣照應你的。我雖然不過是你的夫兄，我總要辦好了，叫你舒服。」密李狄心裏很慌的問道：「我的第一個丈夫？」威脫道：「你的法國丈夫。我不是說我的兄弟。倘若是你把舊事忘記了，我可以寫信去問他，——他還活着呢，——叫他的一切情形，都告訴我。」密李狄登時臉色變了，同死人一樣，兩隻手抓住椅說道：「你說笑話麼？」威脫站起來說道：「你看我像說笑話的麼？」密李狄也站起來說道：「你是羞辱我。」威脫道：「我羞辱你？這是做不到的事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不是吃醉了，就是瘋了；你走開罷，叫個女僕來伺候我。」威

脫道：「女人嘴不密，不如讓我伺候你罷。家裏的醜事，只有我同你知道，就不至於外揚了。」密李狄道：「你這個無禮的東西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跳上前來。威脫原是站在那裏，叉了手的，却有一隻手抓着劍。威脫說道：「我曉得你是慣於行刺的，我要先告訴你，我要保護自己的。」密李狄道：「我也曉得，我可以相信你這種懦夫，會打無保護的女人的。」威脫道：「也許有的。我動手自有說法。我也曉得人家有說法，而後動你的手，不是一次了。」威脫說完，拿手指着密李狄的肩膀。密李狄要喊，又喊不出來，躲到房角。

威脫道：「你要喊，只管喊；却不要咬，咬了，你沒得便宜，現在是沒人來救你的了，但是有的是法司，他們可以對付背夫再嫁的女人。自然有人去把你右邊肩膀上再刺了花，去配你左邊的肩膀。」密李狄聽了這話，臉上露出惡鬼一般的樣子來。威脫看見了，也害怕，渾身都冷了，更生氣的說道：「我知道你的手段了。你把我兄弟的產業承受了，你還想來承受我的家產。我老實告訴你罷，我已經預備好了，你若是我謀死了，一個錢也到不了你的手上；我告訴你，我因為念在兄弟手足之情，不肯把你送到官裏的監牢，或送你到法場上去，你可要安分的，就住在這裏。大約還有兩個禮拜，我就帶兵赴拉羅諸爾去打仗，我動身那天晚上，你就上船，裝你到南邊的屬地去。你不

要害怕。我派個人護送你；你想逃走，這個人就登時把你打死了。」密李狄聽得，眼都直了。威脫又道：「當下你就住在這裏；牆是很厚的，門是很結實的，窗子上有的是鐵條，我的人都是我的心腹，在這裏把守。你就是到了院子，外頭還有三重鐵門。我已經分付了，你若逃走，他們就放槍。你若是不幸死了，那是你自取。你現在明白過來了。你是很有主意的，我看你現在就在那裏想法子逃走，你也可以試試。」密李狄咬牙切齒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威脫又說道：「那個替我把守的兵官，你是看見了的，他知道他的職守；你在路上想法叫他說話，是無疑的了，但是我也知道，你從他嘴裏並沒打聽出什麼消息來。你是很用過手段去迷人，不幸許多人都上了你的當，倘若你能穀牢籠這個兵官，迷住了他，你可真是個魔鬼了。」威脫說完了，開了門，喊守門的去請費爾頓來。

過了幾分鐘，沒聲響，慢慢聽見腳步聲，來了一個人，就是那個兵官。威脫道：「進來，關了門。」

費爾頓進了房。威脫道：「你看看這個女人，年紀又輕，相貌又美，但是她所犯的罪，一本書還寫不完；她的聲音又柔脆，神情又動人，她一定想出許多法子來牢籠你，不然她就想法子來殺你。費爾頓，你須要記得，你從前過的日子很難，是我提拔你，叫你做到兵官，有一次還救了你的命。這個女人來英國，專為的謀害我的性命，我現在把她置在我掌握中了，費爾頓，你要曉得，我的性命，算是

在你手中了，你要保護我，也要保護自己，不要讓這個女人逃了法網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發誓，我聽你的分付。」密李狄聲色不動的，在那裏聽，威脫看她彷彿是前後兩個人。威脫又分付道：「費爾頓，不要讓她出了這間房子，不要讓她同外人通信；她可以同你說話，不要同別人說話。」費爾頓道：「我曉得了。我發了誓，遵辦。」威脫對密李狄道：「你只好向天求饒，人是不能饒你的了。」密李狄點頭不語。威脫出了房，使手勢，叫費爾頓跟了出來，關好了門。

再等一會，房裏聽不見聲響，只聽見把門的，在門外往來的走，肩上背了槍，腰間掛一把斧子。密李狄起先不敢動，恐怕有人在外偷看；等了一會，擡起頭來，跑到房門聽，又跑到窗子往外看，回到椅子上，坐在那裏想。

第五十一回 巡查

再說，主教天天的很着急，望英國的消息；偶然得着點消息，聽了很不滿意。當下拉羅諾爾地方，雖說是被官兵圍得很密，因為海口築了長隄，船隻進不去，然而那城裏的人，守得很固，還可以支持得許久。主教見了這個情形，十分着急，因為將帥不和，巴桑拔同安古利，很鬧意見；先是奧林斯公爵辦圍攻的事務，現在交代了主教。城裏的人有反叛的，市長捉來問絞；官兵偶爾搜着拉羅諾爾同巴金汗來往的密信，捉着了奸細，是不饒的，都是問絞。凡絞奸細的時候，都請王上親臨，因為他圍城圍到厭倦了，要看看絞奸細解悶；後來悶得受不了了，就想回去巴黎。

等了許多日子，拉羅諾爾的人，還是不降。官兵有一天捉了一個奸細，搜出一封信來，說的是求救於巴金汗的話；說是兩個禮拜無救兵，全城的人都要餓死了。拉羅諾爾的人，只盼望巴金汗發救兵，若使人告訴他們，說是不用盼望巴金汗，那守城的人也就心淡了，自然是要降的了；故此主教很着急，盼望英國有消息，說是巴金汗不能來。官軍營裏，常商量要進攻，盼望一戰成功，衆

將却都不以爲然。主教曉得拉羅諸爾地方，是極堅固的，難以攻破，又恐怕叫法國人多殺法國人，天下的人都要罵他的，沒法子，只顧圍城，等他們沒得吃了，自然是要降的。想到那個女偵探，他就狐疑起來，恐怕她是死了，不然是走漏了消息了；他原曉得密李狄應許去辦一件事，不管什麼爲難，都要辦到的，除非是真沒法子想了，她纔罷手的；但是眼前這件事，有什麼爲難，却就料不到了。他後來想到，惟有他可以保護密李狄，總是靠得住的。最後就拿定主意圍城，不靠外事幫忙了；一面催人築隄，圍困得海口水洩不通。主教又想起勸降的法子來。從前顯理第四●圍困巴黎的時候，看見城裏乏食，就拋了許多麪包食物入城，現在主教拋了許多信件入城；信上說的，都是責備爲首的人，不應該死守，叫衆人去受苦的話。原來那爲首的人，打定了主意，餓死了多少老弱都不管，只要少壯打仗的有得吃，就是了；但是衆人看見官軍拋來的信，也曉得爲首的人不公道，因爲餓死的，都是少壯打仗的人的父母妻子，不應該分開，一個有得吃，一個要餓死。於是城裏就有人慢慢的同官軍開議。主教的法子，正要收效的時候，忽然有一個奸細，偷進了城，說是海峽有一大隊英國海軍，七八日間，就要開來救應；同時又接着巴金汗的密信，說是三國聯盟的事，已經辦妥了，不久就有西班牙國、奧太利國、英國幾國的兵，同攻法國。爲首的人，登時就把這些消息，榜示通

衢，連小街狹巷，都貼滿了；就是從前偷去同官軍開議的人，也不去續議了，專候英兵來救。主教得了這個消息，又着急起來，不曉得密李狄的事，辦得怎樣了。

那時候官軍過的日子，倒很好：有的是錢，吃的是酒食，閒得無事，去捉奸細，捉着了，就把他問了絞；有時跑海邊去頑，有時到隄上去頑，想出許多解悶的法子來。他們的日子，過得很快；拉羅諾的人，日日盼望救兵，主教日日盼望好消息，那日子過得却不舒服。主教常常的騎馬，到隄上看工程——雖說那時很有幾個有名的工程師，那工程却是作得甚慢——只要碰見了特拉維的火槍軍，他就留心看他們。

有一天天主教着急得非常，在海邊騎馬走過，克荷薩同拉胡丁兩個人陪着他。他登了海邊的一個小山，望見岸邊沙上有七個人，有四個就是火槍營的人，內中有一個在那裏大聲讀信，那些人連牌也不打，在那裏聽信，信上的話，一定是要緊的了。還有三個人在那裏開酒，是他們的跟人。主教原是心裏着急，看見這幾個人在那裏很快活，他心裏就不舒服起來，他就使手勢，叫隨從的兩個人，在這裏等他。他下了馬，慢慢走到那隊人那裏去偷聽。因為沙是不響的，旁邊有一點土堆擋住，看不見，主教要躲在那裏竊聽。離他們十步，主教就認得達特安的聲音，他料想那三個，一定